

從武士道思想探討三島由紀夫之死

徐 翔 生

國立政治大學日文系講師

(收稿日期：1999年1月16日；修訂日期：1999年4月18日；接受刊登日期：1999年4月27日)

摘 要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三島由紀夫在日本自衛隊的駐區，以武士道傳統的切腹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三島自殺後不到兩年，日本文壇巨擘川端康成，也在工作室中自殺身亡。一九九七年十月發行的「新潮」月刊，公開了這兩位作家生前往返的九十四封信函，三島並在這些信中，明確表達自己尋死的決心。因此隨著這些信函的刊出，使得三島由紀夫之死，再度成為日本社會的熱門話題。三島究竟為何而死？他以切腹的自殺方式又具有何種意義？本文自其成長背景與代表作品深入探討，並從他與川端間的書簡加以分析，從武士道思想的觀點，對於三島由紀夫之死，嘗試作新的詮釋，並對日本的近代文化，從另一角度進行解析。

關鍵語：三島由紀夫・切腹自殺・武士道・生死觀・「葉隱」

(一)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三島由紀夫在日本自衛隊市之谷的駐區，挾持了當時自衛隊的東部總監，強迫召集了千餘名隊員，在發表了有關保皇愛國內容的演說之後，隨即以日本武士道傳統的切腹方式，結束了自己四十五歲的生命。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社會，三島由紀夫在日本文壇已經擁有了相當地位，其文學方面的天賦與才華，更是深受當時青年學子的仰慕。可是這位傑出優秀的作家，卻在自己盛年之際，以如此悲壯的手法選擇了死亡。三島由紀夫的死，不僅震驚了整個日本，對於世界各國的文化思想學者，亦造成了極大的衝擊。直至今日，有關三島由紀夫的死，仍然受到許多研究日本文化思想學者之重視，並常有相關之論文出現。

就在三島過世後不到兩年，一九七二年四月十六日，日本近代文壇的巨擘川端康成，也在自己工作室中以口含瓦斯管的方式自殺身亡。生前與三島由紀夫亦師亦友的川端康成，曾以「雪國」一書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之殊榮，其個人不僅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同時也是享譽全球的文學泰斗。可是這位舉世聞名的作家，卻在沒有任何前兆或通知的情況之下，悄然地離開世間。由於川端生前並未留下遺書或是信息，所以截至今日，有關川端康成的自殺動機與真正原因，仍給世間留下一個難以理解之謎。

(二)

一九九七年十月在日本發行的「新潮」月刊，首次公開了三島由紀夫與川端康成生前往返的九十四封信函。這些信函始於三島二十歲時，因為仰慕川端的文筆與文學上的造詣，故將自己的作品「花滿森林」致贈給他，希望能夠藉此認識川端。在川端回函表達贈書謝意之後，三島與川端雙方即開始書信往返，而展開了兩人之間長達二十六年之久的交往與友誼。

事實上，日本國內作家間的書信往返，並非僅限於三島由紀夫與川端康成，著名的作家夏目漱石與其弟子之間，亦曾有相當的書信往來。可是這些原屬私人性質的信函，被公諸於世

從武士道思想探討三島由紀夫之死

或刊登發表的情形卻並不常見。三島由紀夫與川端康成的信函被公開之後，最受人矚目的是，三島在生前致川端的信中，即已明確表明自己尋死的決心。因此隨著這九十四封信函的刊出，使得三島由紀夫之死及其生平事蹟，再度成為社會上的熱門話題，各種有關三島的評論與專刊，也在其後相繼而出。

例如三島由紀夫生前的好友杉原裕介，就以三島進入自衛隊接受訓練的內容為題材，撰寫成為「三島由紀夫與自衛隊」（並木書店・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出版）一書。三島另一位在自衛隊中的好友菊地勝夫，則將兩人多年來的書信往來與言談內容加以整理，以「來自戰友三島由紀夫的信」為題，發表於「文藝春秋」月刊（一九九七年十二月號），並對三島由紀夫的死，作了另一番新的詮釋。此外，新潮社又將這九十四封信函出版為單行本，直接定名為「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往復書簡」（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日發行）。三島另一位美籍作家好友金當努，也將三島生前致他的九十七封信件，公開出版成「三島由紀夫未發表之書簡」（中央公論社・一九九八年五月發行）。

由於以上書籍刊物的相繼推出，日本國內自九七年底開始，再度掀起了三島由紀夫的研究熱潮。在這股研究熱潮之中，又出現了各種不同類型的論調。例如在「三島由紀夫論」（小杉英了著・三一書房・一九九七年十月出版）一書之中，作者將三島由紀夫與奧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作生命形態的比較，試圖自靈學及神秘主義的觀點，來解讀三島的生命形態。亦有其他學者認為一九七〇年三島由紀夫的切腹自殺，與一九九五年奧姆真理教所引發的地下鐵沙林毒氣事件，兩者的發生絕非僅是偶發事件，而嘗試從宗教民俗學中「輪迴轉世」的立場，來探討分析日本的近代社會¹。

以上所述，除了顯示出三島由紀夫之死，已經受到日本社會大眾的重視，其個人的性格形成以及自殺行為的背景，更進而成為研究日本近代思想、文化與社會的熱門題材。三島由紀夫究竟為何而死？他的切腹自殺到底又具有何種意義？本文擬自三島由紀夫的成長背景及其代表作品來作探討，同時並對他與川端康成兩人間的往復書簡加以剖析，期盼能夠經由此一研究，對於三島由紀夫之死，能有更進一步之理解，進而對於日本的思想、文化，有更深一

¹ 飯島洋一著「從三島到奧姆真理教」（平凡社・一九九八年六月出版）

層之認識。

(三)

三島由紀夫原名平岡公威，一九二五年出生於東京。父親平岡梓是日本農林省的官員，祖父平岡定太郎曾任管理庫貢島的樺太廳長官，官吏世家的家境相當優渥。身為長男的三島，自小即受到家中上下的寵愛，三島的童年，就是在祖父母的悉心照顧與百般呵護下渡過。一九三一年間，三島由紀夫進入了著名的貴族學校「學習院」就讀，開始接受傳統正規的教育。從小學時代開始，三島即顯露出文學方面的天賦，他在此時所創作的詩歌及小說，也曾發表於學習院的「輔仁會雜誌」。一九四一年九月，當時年僅十六歲的三島，在學習院國文老師清水文雄的推薦之下，以三島由紀夫為筆名，將其首部短篇小說「花滿森林」，發表在當時著名的「文藝文化」雜誌。由於這本以描述戰爭中年輕人對於生死思想的作品順利地刊出，因而確定了三島日後往文學發展的信心，也奠定下他在日本文壇的基礎。

學習院高中部畢業之後，三島由紀夫順利地考進了東京帝國大學，開始攻讀法律。東大法學系畢業後，三島隨即通過了高等文官考試，進入大藏省中任職。能夠進入中央部會就職，原本是日本大學生最為嚮往的出路，往後仕途的一帆風順，更可謂是已獲得保障。可是熱愛文學的三島，卻在擔任官職一年之後，毅然辭去這份令人稱羨的職位，全心投入文學創作的世界。以描述自己幼年生活及成長過程的「假面的告白」，就是在此時發表。這本充滿濃厚自傳色彩的作品發表之後，立即受到廣大的迴響，使得年僅二十四歲的三島，一舉成為日本文壇的熠熠新秀。此外，以伊勢灣附近的神島為舞台背景，描述島上純樸生活以及在此邂逅年輕男女戀愛故事的「潮騷」，取材於一九五〇年間，年輕僧侶在京都鹿苑寺的金閣寺中，縱火自殺為題材的「金閣寺」，也在其後陸續發表。這些作品的推出與獲獎，不僅奠定了三島在日本文壇上的地位，更因這些作品的翻譯，使得三島由紀夫的作品，也開始在世界各國受到矚目。

一九六七年起，三島由紀夫進入了自衛隊中，嘗試去體驗與作家生活完全不同的軍旅生活。並於隔年與他同時受訓的五十多名年輕學生，組成了軍團形態的「楯之會」。對於這個類似日

從武士道思想探討三島由紀夫之死

本古代武士集團的組織，三島由紀夫可謂是竭盡其力、全心投入。此時的三島，除了每天接受嚴格的軍事訓練，並且時時透露自己能為天皇犧牲奉獻的決心。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中旬，三島由紀夫在東京池袋舉辦了個人生平的照片展覽，接著又完成了其生前最後一部長篇小說「豐饒的海」，其後便著手執行他給自己所賦於的使命。

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三島由紀夫與楯之會成員森田必勝等三人，進入了東京都自衛隊駐在的市之谷營區，挾持了留守的東部總監，強迫所有的隊員集合。面對著上千名的自衛隊員，三島極力宣揚著日本的民族精神、批評憲法第九條的不當、批評時代的頹廢、以及訴說軍人的理念。可是他的演講不但未能獲得自衛隊員的共鳴，反而還招致了冷嘲熱諷。再加上趕來救援的直昇機、警車、救護車的聲音，以及聞訊前來採訪的媒體等之影響，使得演講根本無法繼續。在自知本身的理想無法被認同之後，三島由紀夫失望地回到總監室中，高聲呼喊了三次「天皇陛下萬歲」之後，在楯之會成員森田的介錯幫助之下，以武士道傳統的切腹方法，結束了自己的寶貴生命。

(四)

三島由紀夫的切腹，不僅在日本國內造成了極大震撼，在經由媒體競相報導之後，消息更迅速地傳向世界各地，在國外亦產生不小反響。對於事件本身，也出現了正反兩種不同的論調。肯定三島切腹具有正面意義的人，大多是以外國學者居多，大家一致認為這是三島憂國至極的一種表現，希望自己藉由武士道的切腹殉死，來喚起其國人對於天皇及國家的重視²。然而日本國內對於三島由紀夫之死，持肯定看法的人卻是居於少數，大多數日本人認為三島的舉動，是一種脫離常軌的異常行為，或是僅能稱是瘋狂行動。特別是以執政當局的立場而言，切腹只是武士社會遺留下來的野蠻殘暴自殺方法，三島由紀夫的這種行動，甚至還會使外國認為日本的軍國主義仍然存在，因而造成政府當局不必要的困擾。

² 以上參考摩利斯·龐格著・竹內信夫譯「自死的日本史」(筑摩書房・一九八六年五月出版)與金當努著「三島由紀夫論」(「日本的作家」・中央公論社・一九七八年三月出版)。

除了政治因素的考量之外，日本國內亦有不少學者指出，三島由紀夫的死，純粹是屬個人因素。例如有心理學家分析，在祖母過度呵護下成長的三島，本身具有性觀念異常的人格，從其自傳色彩濃厚的作品「假面的告白」即可窺知，其性愛的對象均為選擇男性，三島本身即有同性戀之傾向。而三島由紀夫之死，主要是因他與森田必勝有同性戀傾向，其真正的意圖，乃是希望藉由對天皇的奉獻犧牲，來完成兩人的殉情意願³。此外，亦有精神醫師與病理學家認為，個性固執偏頗的三島，本身具有精神分裂之特質，其表現雖然尚未進入精神分裂症的病況，但由其晚年過度熱衷天皇主義、以及難與社會妥協的行動之中，亦可獲悉三島由紀夫的行為，的確是有異常之處。其自殺前的精神狀態，也無法堪稱穩定⁴。三島由紀夫的自殺，可謂是情緒失控所導致的偶發事件。

除了心理學與病理學上之探討，尚有學者基於文學創作的立場，指出三島由紀夫自一九五九年的長篇小說「鏡子之家」發表以來，其晚期作品的構思與內容，均已不再呈現前期作品中所見之創作能力。特別是一九六五年間開始執筆的「豐饒之海」，這本原為問鼎諾貝爾文學獎而書寫的作品，文章的組織架構不但散漫凌亂，原有的犀利筆鋒也不復再見。身為文學家的三島，在親身體驗自己文學創作的能力已經出現瓶頸，卻又難以有所突破之際，一向追求完美主義的三島，在極度自尊與自負的作祟下，因而轉向投入天皇主義，並且藉由武士道的切腹殉死，來表達自己在文學創作上所面臨的痛苦煩惱⁵。

(五)

以上的看法，雖是見仁見智，但孰是孰非，至今仍未出現定論。然整個事件對日本社會所造成的衝擊，卻由此可見一般。事實上，三島由紀夫之死，應該並非是由個性偏頗或情緒失控所導致的偶發事件。早在三島自殺身亡一年以前，在致川端康成的信中，三島即已明白表

³ 參考片口安史「三島由紀夫・心理診斷報告」（「國文學解釋與鑑賞」，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號）

⁴ 以上參照尾谷哲男著「三島由紀夫－藝術與病理」（金剛書店，一九七一年三月出版）與吉村博任「自病跡學所見的三島由紀夫」（「國文學解釋與鑑賞」，一九九二年九月號）

⁵ 參考加藤周一等著「三島由紀夫－假面的戰後派」（「日本人的死生觀下」，岩波新書，一九七七年十月出版）

從武士道思想探討三島由紀夫之死

達出自己尋死的決心。前文中曾經提及，三島在東大就讀期間，曾因仰慕川端康成的文筆，而主動贈書及寫信給他。川端對於三島在文學上的天份頗為欣賞，故常在回函中予以鼓勵。三島的早期作品「煙草」，就是在川端的引薦下發表於「人間」雜誌；其代表之作「假面的告白」，內容與構思亦曾經與川端商討。三島的鉅作「潮騷」，也是因為受到川端的推薦，而榮獲新潮社的首屆文學獎項。三島的婚姻，也是在川端的媒介之下完成，三島更可謂是川端所提拔的作家之中，表現最為傑出且知名度最高者。

然而隨著信件的往返與歲月的進展，三島由紀夫與川端康成兩人之間的關係，似乎也有著微妙的轉變。在長達二十六年之久的書信往來之中，兩人由開始時的請益及鼓勵的師生關係，逐漸轉變成彼此互相仰慕、無話不談的摯友情誼。一九六九年八月四日，當時已經進入自衛隊接受訓練的三島，曾經致函給川端，信中前段主要在於讚賞所閱讀的兩本川端作品，後段則明確的透露出自己已經有了死的覺悟。

「十六日以前，我還會待在下田，十七日起將再返回自衛隊中，直到二十三日，預定出席驗收新進學員一個月來的訓練成果。這四年來，雖然一再受到別人的嘲笑，但我仍然一心一意的面對一九七〇年，一點一滴地在做著準備。因為不希望被人認為是過於悲壯，所以把它當作是漫畫的題材也無妨。對我而言，這是第一次如此認真地將所有的體力、精力及財力，投入灌注在這種實際的運動之中。一九七〇年或許只不過是一個虛無的幻想，可是一開始我就打定主意，只要有百萬分之一不是幻想的話，我就會繼續賭下去。十一月三日的遊行，期盼您能出席。

或許您會笑我愈說愈蠢，其實我所害怕的並非是死，而是死後家人的名譽。萬一我有任何不測的話，很快就會遭到世人的奚落，數說我的缺失，而會變得是身敗名裂、名譽掃地。雖然我並不在意自己活著時會受人嘲諷，但卻難以忍受死後孩子們會被人取笑。能夠保護他們的就只有川端先生，今後我會繼續與您通信。

另一方面，或許一切都將會徒勞無功，所有汗水的努力都會變成泡沫，終於消

失在那無助的倦怠裏。從常理來判斷，這種可能性也相當的高（或許會有百分之九十）。但即使如此，我還是不願面對這個事實。因此即使被人說我是一意孤行與逃避現實，也是無可奈何之事。在這個世間，我最討厭的就是那種戴著現實眼鏡、腦滿腸肥之輩的人。」⁶

這封信中，三島曾提及「面對一九七〇年，一點一滴地在做著準備」，又說「一九七〇年或許只不過是一個虛無的幻想」，而他的自殺也正好發生在這一年。一九七〇年到底具有何特殊意義？三島究竟又在做著什麼準備？他的切腹自殺，與一九七〇年又有何種關聯呢？從這封信的內容，對於以上之事雖然無法獲得答案，但從時代背景與三島的著作之中，卻不難解開這個謎題，因為一九七〇年正面臨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重新修訂的時間。

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是美日兩國依據在舊金山所簽署的講和條約，於一九五一年九月締結。根據講和條約，日本須將琉球群島、小笠原諸島等北緯二十九度以南的島嶼，無限期地交由美國管理。在日美安全保障條約之中，更承認了美軍可無限期地在日本設立、使用軍事基地，並且能夠在日派駐軍隊。美日兩國之所以會簽署這項條約，原本是為要符合雙方的利益。美方希望能藉此在東亞地區建立一個長久基地，以完成其全球的軍事佈署，更可就近監視蘇聯與中共的行動。至於日方則是希望能夠得到美國的經濟援助，以加速其戰後的復甦工作，更可在美軍的保護傘下，節省龐大的國防預算。

由於安保條約的期限訂為十年，期滿後須視當時情況再重新簽訂。所以進入五〇年代後期，有關安保條約的修訂問題，即在日本全國引發了極大爭議。進入五九年起，以社會黨、共產黨為首的革新政黨，以及各種勞工組織、學生團體，紛紛以強調和平主義與廢除安保條約為訴求，組成了以阻止安保條約修訂為宗旨的「國民會議」，前後進行了二十三次大規模的示威遊行，這也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國內所發生規模最大、歷時最久的群眾抗爭事件。可是即使面臨如此強烈的反對，日本政府還是在現實利益的考量之下，於一九六〇年一月，與美國完成了新的安保條約。同年五月，在自民黨強力的護航之下，強行通過了新安保條約的相關法案。

⁶ 一九九七年十月號「新潮」月刊 61 至 62 頁

從武士道思想探討三島由紀夫之死

新簽署的安保條約付諸實施之後，在輿論的攻擊下，雖然成功的迫使當時的首相岸信介引咎辭職，可是群眾的抗爭行動，卻也隨著首相的下台而逐漸平息。這種情形，一直維持到一九六六年間，才掀起了另一波的學生運動。造成學生運動的起因，原本只是早稻田大學的學生反對學費上漲，可是到了一九六八年一月，由於民眾反對美國核子潛艇停靠佐世保軍港，學生們又因為長期抗爭不果，故將積壓已久的不滿情緒一併爆發出來，終於釀成嚴重的警民衝突，進而引發其後出現的成田機場抗爭運動、東大醫學院的學生抗爭、以及與佔據校舍「安田講堂」和警方對峙的事件。鑑於學生運動與左派份子的活動有持續上升之趨勢，三島由紀夫故於一九六八年三月，帶領了二十餘名志同道合的學生，毅然地進入自衛隊中接受訓練。更於該年十月，號召了同期入伍的五十餘位學員，組成了以保護天皇為主旨的團體「楯之會」。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參與國際反戰日活動的學生群眾因與警方發生衝突，事件逐漸擴大，最後轉變成一九七〇年的安保鬥爭。七〇年的安保鬥爭係以左派學生為首，主要訴求在於主張廢除安保條約、要求美國歸還琉球群島、以及反對日本介入越戰。對於此次的安保鬥爭，三島由紀夫在著書中並未給與正面的評價。三島由紀夫認為：參與安保鬥爭的青年學生，或許並非真正瞭解安保條約的內容，或是清楚國家面臨的處境。他們之所以會出來抗爭，或許只是為了要自我表現，或是為了滿足心中某種反抗與憤世嫉俗的衝動，甚至不是出自於自己的本意⁷。

(六)

三島由紀夫認為：日本的精神與傳統，就是在於以天皇為中心的文化，所有的政治活動、社會規範以及倫理道德，都不能夠偏離這個基準，如此才能真正維護日本的固有文化⁸。然而以當時的情況而言，六〇年的安保鬥爭，已給日本帶來了極大創傷；七〇年的安保條約修訂，勢必將給國內帶來更大的動亂。日本如果再出現大規模的抗爭，定將再次陷入極度混亂，若

⁷ 參考三島由紀夫著「葉隱入門」24至25頁

⁸ 參考三島由紀夫著「文化防衛論」

是蘇聯趁機來襲，日本不但可能會有亡國之虞，日本的精神、傳統與文化，也都將會因此而蕩然無存⁹。

保衛國家的安全，主要是屬軍隊的職責，三島由紀夫為何會將此重責視為己任呢？前文曾經提及，三島在學習院就讀高中期間，曾將自己的作品「花滿森林」，發表於「文藝文化」雜誌。這份尊皇色彩濃厚的刊物，對於三島的思想形成，自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此外，在其成長過程中所經歷的變故，也與三島日後的驚人之舉，有著密切的因果關係。因為就在三島進入東大就讀的隔年，日本宣佈了戰敗與無條件投降。想到許多與自己年齡相近的男性，大多已在戰場上為國犧牲，自己卻因軍醫的誤診，未能前赴戰地而倖免一死。對於自己的存活，三島始終是耿耿於懷，認為自己在後方是苟且偷安且愧對國家。這種愧疚一直支配著他的心靈，終於昇華成強烈的愛國主義與對天皇的絕對忠誠。

在一九四五年日本宣佈戰爭失敗之前，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乃是極為神聖崇高。一九四六年元旦，日本天皇在向全國百姓宣告的詔書之中，否定了自己所擁有的神格，並且宣言所有歸屬天皇地位的絕對主義均不復存在。在同年所公佈的日本憲法中，也明文規定天皇僅是日本國與國民統合的一種象徵，其地位是基於全體擁有主權的日本國民之總意。至於日本國內的自衛隊，則是於一九五四年通過的防衛廳設置法與自衛隊法所成立，基於憲法第九條「放棄戰爭、不得保持戰力」之原則，其目的僅是在於保護與防衛國家安全，所需之預算，根據一九七六年的內閣會議決定，也不得超過國民生產總額的百分之一。

對於絕對崇拜天皇的人們而言，天皇在戰敗後所發表的這項「人間宣言」，無疑是個晴天霹靂。隨著這項宣言的公佈與憲法的規定，不但否定了原本賦於天皇至高無上的權威，更使那場原為天皇而戰、為天皇而死的「聖戰」，變得毫無意義與價值可言。對於那些曾在戰場為天皇搏命而倖存的皇軍而言，更可謂是不知如何適從。由於戰爭失敗所導致的天皇神話崩潰，進而使得日本人的心情，變得矛盾而茫然若失。三島由紀夫於是針對這種現象，發表了許多文章。

例如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憂國」之中，三島由紀夫以一九三六年所發生的「二二六事件」

⁹ 參考小室直樹著「三島由紀夫與天皇」（天山文庫，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出版）161至164頁

從武士道思想探討三島由紀夫之死

為主題，描述身為軍人的武山中尉，因友人參與二二六事件而深感自責，故與新婚妻子一起自殺，藉此行動來表達對於天皇之忠誠。在六三年所作的「林房雄論」中，三島更藉由對於歷史小說家林房雄的評論，訴說著昭和史上日本人的心情，並且將戰敗後的世界，形容為是一個「混沌挫折的時代」。此外，在六六年發表的「英靈之聲」之中，三島更假借參與二二六事件與神風特攻隊戰士之亡魂，批評戰後日本的「人間天皇」制度，並且斥責因經濟高度成長，所導致的錯誤價值觀念。

個性積極的三島，不僅將心中的懊惱感慨，藉著犀利的筆觸形之於作品，更尋求以具體的行動，來表達自己對天皇的忠貞。正因目睹六六年學生運動在持續上昇，三島故於一九六七年四月，以自費的方式，進入自衛隊多處的基地接受訓練。希望藉此能夠了解自衛隊的實力，在天皇或皇室成員有所危難之時，能夠盡上一己之力¹⁰。可是當他開始接受訓練，實地瞭解到自衛隊其實只是虛有其表、不堪一擊之時，憂心忡忡的他，認為當國家有難、天皇受危之時，自衛隊是根本無力防衛。因此在六八年十月，三島結合了同期入伍的年輕學員，組成了以保護天皇為宗旨的「楯之會」。在當年所發表的「文化防衛論」中，三島嚴厲抨擊當時以社會黨為代表的戰後文化，強調天皇即為日本文化之概念，保衛天皇，即為捍衛日本文化。

楯之會的意義，是來自於作為「天皇的堅固盾牌」，其成立之目的，乃是主張藉由對於天皇的信仰與獻身，使天皇能恢復戰前所擁有的超然地位。當七〇年的安保條約修訂使日本再度陷入混亂之時，三島將率領楯之會的成員死守皇室，這也正是保護天皇與維護日本傳統文化的絕佳時機。若是錯失此一機會，日後要想再恢復天皇的地位與維護日本傳統，恐怕將是難上加難。

但是僅靠楯之會的號召，是否足以喚起國民對於天皇的擁護？只依賴楯之會的力量，是否真能在皇室危急之時，發揮其保護天皇與皇室的作用？或許在該會成立之初，三島對此還是深信不疑，可是進入六九年後，他也開始變得不再那麼樂觀。所以在當年八月致川端康成的信中，三島就已意識到「一九七〇年或許只不過是一個虛無的幻想」，並且擔憂「或許一切都會徒勞無功，所有汗水的努力都會變成泡沫，終於消失在那無助的倦怠裏」。可是正因為或許

¹⁰ 參照菊地勝夫「來自戰友三島由紀夫的信」（「文藝春秋」，一九九七年十二月號）

是有百萬分之一的機會，三島仍然決定全力一搏。此時他的心中，已經存有死的覺悟，所以在這封信的信尾，三島提及擔心自己死後家人名譽受辱之事。

然而事情的發展，卻與三島預估的內容大相逕庭。一九七〇年六月，安保條約的修訂自動展期生效，原來參與示威抗爭的學生及群眾，也在此時突然靜止下來。這個變化，使得三島由紀夫與楯之會的成員，頓時失去了活動舞台，原本擁有的壯志與抱負，也喪失了發揮的空間。面對楯之會裡那些與自己思想一致、決意與其共生死，共進退的成員，三島又該如何再領導或處置呢？因此在一九七〇年七月致川端康成的信中，三島毫不隱瞞地流露出自己的無力感：

「空手道學習在第三年總算拿到了黑帶，綜合所學的各種武藝，段數也已高達九段之多。可是當自己變強之時，卻不見有人前來襲擊，日子就在這種總覺得欠缺什麼的心境下渡過。」

時間的一分一秒，都讓我覺得像葡萄酒般的珍貴，但對於空間的事物，卻使我幾乎提不起任何興趣。這個夏天，我們全家會再去下田，希望會是一個美好的夏天。」¹¹

就在發出這封信之後，三島照著既定計畫，先與家人前往伊豆半島的下田渡假，接著再舉行照片展覽，並且完成了最後遺作「豐饒的海」。其後就如前文所述，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三島率領了楯之會成員，闖入自衛隊的駐在地，在闡述自己的理念未獲贊同之後，失望之餘自行了斷生命。

(七)

事實上，三島的自殺動機，除了前文所提及的種種因素之外，與日本武士道的思想，更有

¹¹ 一九九七年十月號「新潮」月刊・63頁

從武士道思想探討三島由紀夫之死

著密切的關聯。特別是他會選用武士道傳統的切腹方式自殺，就是一個明確的印證。從三島的自傳與其著述之中，可以知道三島從大學時代開始，就極喜愛閱讀「葉隱」。這本以記述武士倫理、道德為主的書籍，一直伴隨了三島二十餘年，對於其思想形成與後期的作品，有著極大的影響。三島並將自己對於此本書的心得，以文章的方式加以詮釋，撰寫成為「葉隱入門」一書，在自殺的三年以前，將此書付梓問世。

「葉隱」一書原係於一七〇〇年的江戶時代元祿年間，由佐賀藩的武士山本常朝所著。山本常朝四十二歲之時，藩主鍋島光茂因病過世，山本原欲為主殉身，但因礙於藩主事前頒布的殉死禁令而並未能如願。山本於是剃髮出家、遠離塵世，開始過著隱遁生涯，直到六十一歲去世。至於「葉隱」一書，則是於一七一〇年間，佐賀藩的另一青年武士田代陣基，將自己與隱居中的山本之間的對話筆錄下來，前後歷時七年，編纂成為「葉隱聞書」，後人將此書簡稱為「葉隱」。

這本書的內容，主要是描述身為武士所應具有的倫理與道德。山本常朝認為：武士的職責，原本是前赴戰場與敵作戰，心裡隨時存有為君主犧牲奉獻的準備。可是進入江戶時代之後，日本國內的內戰已趨平息，武士因此失去了上戰場為君主效命的機會。山本主張武士要將原本對於君主犧牲奉獻的精神，轉變為內心要時時存有死的覺悟，並且強調「武士道的本質，即為在於領悟死的意義」。而山本常朝的出家，只是不違反君主命令的權宜之計，可視為是一種改變形態的殉死。「葉隱」原來被稱為「鍋島論語」，是佐賀藩武士所必讀的書籍，其後再流傳下來，成為江戶時代武士的經典。

三島對於「葉隱」中所強調的武士倫理極為推崇，不僅將書中所言奉為自己生活言行之準則，更針對書中所強調「武士道即為死」的思想，加上了種種註解。三島認為武士本身就是一種死的職業，即使是身處太平盛世，死仍然是武士行動原理中唯一且最高的目標，同時也是道德規範中最高的準則。如果一個武士懼怕於死或是逃避於死，就已不能再被稱為武士。

然而隨著時代的改變，戰後的日本，在美國的主導之下，民主制度已經逐漸成形。在此情況之下，即便是身為取代武士地位、負有維護國家安全、保護皇室不受侵犯的自衛隊員，也不會再將死視為是自己的職業目標。特別是隨著生活水準的提高與社會的快速轉型，多數日本人所追求的是更現實的經濟利益，即使是身為軍人的自衛隊員也無法例外。而許多自衛隊

員也已開始視死為畏途，更遑論是為天皇做無條件的犧牲奉獻。三島擔心這種風潮如果繼續持續下去，日本的未來將會出現莫大的隱憂，甚至還會有亡國之虞¹²。

事實上武士的身份，僅存在於設有身分制度的江戶時代，進入明治時代以後，武士的名份即已被取消。特別是在二次大戰戰敗後的日本，多數百姓期盼的是永久的和平，在此情形之下，自衛隊的地位，自然無法與戰前的軍人相比，受到社會大眾的重視程度，當然也在逐漸降低。可是即使如此，在文壇上已負盛名的三島，卻仍然堅持自己的理念，寧可放棄名利及地位，執意投入與文學毫無關連的軍旅生活，並且時時以武士自居，對傳統的武士道仍難以忘懷。三島這種堅持理念的表現，也正反映在其著作之中。

(八)

人類與生俱來就有一種求「生」的本能，在面臨「生」與「死」的抉擇之時，執著於生、避免於死，絕不會令人有所遲疑，這也是人類得以延續的原點。一般而言，以描述個人心境為題材的「私小說」是另當別論，作者的日常言行與其作品中所述的內容，都並不會完全一致。正因為有這種差異的存在，許多作者才會將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實現或熱切期盼之事，藉由文章的形式表達，來尋求寄託或舒展本身的抱負。可是就三島由紀夫而言，情況又卻有所不同。三島在作品中所描述的人物，不但出現在其現實生活之中，三島更努力於將自己，塑造為與作品中的人物一致。

例如在「葉隱入門」中所強調的武士倫理，就被三島奉為是修身寶典，三島並處處以書中的教誨，來規範自己的行為舉止。「憂國」中所描述藉由自我犧牲，來表達對於天皇的忠誠，這種情節安排，也與三島的結局極為類似。或許三島在書寫這些書籍之時，就已為自己未來的去向定下了伏筆。若如以上所述加以思考，三島由紀夫之死，並非是臨時起意或一時衝動所出現的行為，也並非是因個性偏頗或完美主義下的玉石俱焚心理，而是經過深思熟慮與對客觀環境的入微剖析，在完全的心理準備下所作的抉擇。或許這正是他對武士道自始至終的

¹² 以上參考三島由紀夫著「葉隱入門」25至28頁、小室直樹著「三島由紀夫與天皇」181至190頁

一貫信仰，所出現的必然結果。

其實，以自殺來表達本身未遂的抱負，或向世人訴說自己未竟的理念，並非僅限於三島由紀夫或是川端康成。從一八九〇年至一九五〇年短短的六十年間，日本國內就曾有多數高階層的知識份子，紛紛以自殺來結束自己的性命。像以書寫「羅生門」、「地獄變」的著名作家芥川龍之介、提倡人道主義的「白樺派」小說家有島武郎、以「斜陽」、「人間失格」而聞名的小說家太宰治、昭和初期的詩人原口統三、以及戲曲作家加藤道夫，這些知名的作家都是以自殺身亡。此外，文學家兼激進派思想主義者北村透谷、為明治天皇殉死而轟動一時的乃木希典，也同樣是以死來表達自己的意念。

以上列舉的文學家與思想家，其自殺動機雖因個人因素而有所差異，時代背景與客觀環境也不盡相同。可是這些人的作品或後人所撰寫的相關文獻，至今仍然廣受歡迎且歷久而不衰。正如前文所述，許多作者會在自己的著作之中，反映出現實生活中無法達成的願望。因此這些作品所訴說的理念，以及作者對於生與死的體認，也直接或間接地對於現在的日本社會，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這也意味著現代日本人的死生觀，在形成的過程之中，也或多或少的受到這些作家自殺行為的影響。

(九)

自殺這種行為是否值得肯定，並非在本文討論的範疇之內。然而從日本社會以及日本人對於死的看法，特別是意圖以自殺來表達自己的理想，或是藉由自殺以求贖罪之心理，的確有其特殊及耐人尋味的一面。形成這種心理的背景，也與日本的傳統文化及社會風潮，自然有著密切的關連。死生觀的探討，其實並非局限於哲學與宗教學的領域，從社會學、心理學甚至純文學的角度，都可以達到一定程度的結果。這個事實，也意味著生命的範疇，是複雜且兼容並蓄，從單一的學術領域，是難以窺其全貌。在探討日本思想或鑽研日本文化之時，如果未能將日本人具有的獨特死生觀納入考慮，或許會有意猶未盡或隔靴搔癢之憾。

參考文獻

- 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一九九七年）「往復書簡集」，新潮月刊，一九九七年十月號。日本：新潮社。
- 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一九九七年）『往復書簡』。日本：新潮社。
- 三島由紀夫（一九八三年）『葉隱入門』。日本：新潮社。
- 三島由紀夫（一九六九年）『文化防衛論』。日本：新潮社。
- 小室直樹（一九九〇年）『三島由紀夫與天皇』。日本：天山文庫。
- 片口安史（一九六一年）「三島由紀夫・心理診斷報告」，國文學解釋與鑑賞，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號。日本：至文社。
- 加藤周一等著（一九七七年）「三島由紀夫－假面的戰後派」，『日本人的死生觀下』。日本：岩波書店。
- 吉村博任（一九九二年）「自病跡學所見的三島由紀夫」，國文學解釋與鑑賞，一九九二年九月號。日本：至文社。
- 杉原裕介（一九九七年）『三島由紀夫與自衛隊』。日本：並木書店。
- 金當努（一九七八年）「三島由紀夫論」，『日本的作家』。日本：中央公論社。
- 金當努（一九九八年）『三島由紀夫未發表之書簡』。日本：中央公論社。
- 尾谷哲男（一九七一年）『三島由紀夫－藝術與病理』。日本：金剛書店。
- 菊地勝夫（一九九七年）「來自戰友三島由紀夫的信」，文藝春秋，一九九七十二月號。日本：文藝春秋社。
- 摩利斯龐格著・竹內信夫譯（一九八六年）『自死的日本史』。日本：筑摩書房。

The Death of Yukio Mishima: A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shido

Hsiang-Sheng Hsu

Abstract

On November 25, 1970, Yukio Mishima killed himself by cutting his belly—a rite of traditional Japanese chivalry, bushido. And less than two years of his death, another famous writer Yasunari Kawabata finished his life in the same way. In October, 1997, the Journal, *New Tide* published ninety-four letters between these two writers. In the correspondence, Yukio clearly expressed his resolution of committing suicide. The publication of these letters directed the public's attention to the death of Yukio again. What brought Yukio to kill himself? What is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death?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se issue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writer's growth, his work, and his correspondence with Yasunari. Our purpose is to provid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death of this prominent Japanese writer, and finally to explore a new perspective of analyzing current Japanese culture.

Key Words : Yukio Mishima; cutting belly(seppuku); bushido; the view of life and death;
Hagakure